

弁言

五十歲的時候，嘗試寫過五十以前自傳，序云：「文友、學生、信徒要我寫自傳，早已是多年多人的事了。或因法務鮮暇，或有經書可看，而每一回顧生平，又覺千瘡百癩，已強半模糊不能了了，所以，終鼓不起興致來寫。到得昆明後，移寓碧雞山栖雲寺匝月，徜徉山水而外，心境閑甚，偶然高興寫了幾天日記。事怕起頭，一起頭便想從己卯元旦一直寫將下去，有事寫幾筆，亦不定每日要寫。又因為五十歲起有了日記，聯想到把五十以前的，憑記憶追寫些出來，亦為消遣閑空日腳的好法子；於是乎我五十以前的自傳便從此開始。二八，三，十九，在碧雞大悲閣」。

去秋病廢以來，不能用腦看書，多說多動，已閱十個月。今手足雖漸輕便，猶須從事休息，晝長雨涼，乃發舊稿刪補重抄。但己卯的日記，寫到組織佛教訪問團，就從有了葦舫的訪問團日記那一天停寫。訪問團終了後，我的日記亦未續寫，而忽忽又度過六七個年頭了。所以，現在直截了當的稱做太虛自傳，不復限於五十以前。三四，七，五，在縉雲深處。